

後村先生大全集

三三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百三十一

書

荅翁仲山禮部

某伏承寵示新修蜀漢書四冊讀之與考亭大旨合
陳同父有此意然所見頗踈宕惟公此書甚精密某
昔聞書之萌芽尚且躍然而喜今覩書成如獲拱璧
即欲作數語附卷尾緣有一疑不敢自默後主不克
負荷貶之誠是但自漢至今所以扶持蜀主張蜀非
私厚昭烈武侯也以其存漢也所以斤絕魏貶抑魏
非私要曹氏父子也以其篡漢也方操相漢時人目

為漢賊亦曰鬼蜮人心公議不可泯沒久矣禪雖庸
駭失國但須有王者作如藝祖之絀削劉鋹李 可
也否則秉筆者自用春秋褒貶之例絀削之亦可也
操丕父子嘗北面劉氏豈宜加無禮於高光之子孫
哉今曹氏貶禪為安樂公史筆因而稱之蒙叟曰竊
鈞若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生焉愚謂
曹氏加禪此名不足怪史筆如此無乃求仁義於竊
國者之門乎以義起例則書愍懷者當加以劉石所
畀之號書出帝者當加以耶律所封之爵與春秋書
公在乾候先儒書帝在房陵之說相反區區以為禪

不克負荷之罪不待加安樂公而後見此乃是書一大議論鄙意未安不免傾倒以求商榷儻蒙不以其老謬而辱教詔之幸甚若其它則粹然無可指摘矣

與鄭丞相論史

某六月初九日昧爽京遞至準尚書省劄一道備奉宣諭取索某向來已修未成史藁俾之繳進仍具奏聞荒材而為黃旗添牌所尋覓孤臣之辱王者天語之簡記此皆大丞相興念下客常在懷抱茲因史事拈出姓名示明主之訪求見大臣之汲引某竊塗暮景有此遭際捧拜恩命感極涕零伏念某頃蒙聖上

過采虛名錫第入館本因史事刑之奎畫某雖空踈
疇昔有志深願效涓埃於鈐槧之間附名字於作帛
之末時伯晦侍郎與同館已分撰諸志伯晦先入館
所作天文志略成書餘人所作或方起草而改除或
未涉筆而去國某之入院為諸賢殿分得地理志區
區愚見以為宣靖以來狄禍雖慘炎紹而後版圖如裂
如三京兩河關陝中間歸疆失地許多大節目踈略
則非直筆詳備則傷國体又如舊志所載城郭山川
後來徃徃陵谷易位某遂未敢進草亦未敢於經筵
奏知姑白游丞相以此意游公太息以瞽言為是某

始有書筒往復俄皆緹騎佚去章泉詩僕數數見惟未
覩大全後又從故右司陶仁父傳澗泉遺藁二老為
天下後世所重者以人不以詩然終身栖遁其言議
風旨僅概見者以其詩存耳僕每誦其詩則懷其
人之不可復見見其門人則敬之見其里人則敬之
老病歸田交遊掃迹四方書問不至一旦門有剥啄
攝衣出迎蓋執事之使也非有卮酒一面之舊而函
書索詩不遠千里以相發藥且命之曰聞之願一言
以自壯若僕向之所施於二老者僕之賢未至於二
老執事之材十倍於僕此所以始聞之而驚徐思之

而不知所以措辭也然熟復摘藁久合江湖士友贄
卷數十家並觀覺執事所作如蔡邕狀異常人雖欲
遁逃自匿不可如孟嘉在廣坐中亦可識超然自有
一種風骨甚矣執事之似東家丘也其間用雪巢韻
者真似雪巢效誠齋体者真似誠齋雖師二老而參
取諸家所謂善學柳下惠者耶僕本空疎加以荒落
輒題數語并詩二往求商榷庶幾它日托盛集以行
也飛潛異趣未由簪盍切冀為斯文自愛

荅陳卓然書

僕與足下可無一日摧舊而華裾過門贄卷御袖以

舉人見主司之禮而施之於搗項黃馘之病叟足下
於僕可謂厚矣長牋反復若深自晦匿而有所求借
於盲聾者豈非過聽虛譽知盛壯之故吾而未所衰
竭之今我乎及讀所作冷風閣賦立意雖高至於修
辭之際竊所未喻試與足下商榷焉離騷為詞賦宗
祖固也然自屈宋沒後繼而為之者如鵬鳥吊湘子
虛大人長楊二京三都思玄幽通歸田閑居之類雖
名曰賦皆騷之餘也至韓退之恥蹈襲比之盜竊集
中僅有復志感二鳥二賦不類騷體柳子厚有乞巧
罵尸蠱斬曲儿等作十篇託名曰騷然無一字一句

與騷相犯僕嘗謂賈馬而下於騷皆學柳下惠者也
惟韓柳庶幾魯男子之學柳下惠者矣足下賦此閣
當於列子書中採至言妙義以發其超出形氣游乎
物初之意今自首至尾字字句句不離却是辭與韓
柳軸異與近世秋聲鳴蟬赤壁黃樓之作亦異與山
谷自鑄偉辭之說尤異此僕所未喻也然僕捐書情
學久矣聞足下師太常洪公其往問焉僕新哭猶子
悲惱無聊或足下未行尚謀款盡

與陳抑齋書

比者伏審兩朝委質八表與數耆英十數公孰有

過本命二十歲曾不數於絳人竹帛流芳
屬望伏惟慶恩蓋昔人云活千人者有封前輩
練夫人全一城而章氏一門貴盛庚寅辛卯間紅
跨州連縣略如漢唐之季於是明公建旗鼓犯矢
奪赤子於虎狼之口所全活者不知其幾千萬億視
千人之少一城之微萬倍之矣聖朝恨無可訓之
官明公每有不肯做盡它底之意然則不扶靈壽而
健不飲菊泉而壽不金塢丹穴而富不袞衣綉裳而
貴亦天道報施乘除之理然也某素知公下講初度
故常年不敢遣俗禮今歲適值磻溪紀年輒課小詞

一闕申猷少見門生故吏爵躍善頌之意

荅翁仲山吳明輔

某辛亥 對以不攻安晚過失為衆論譏詆端拜受
之不敢自 或見教日子為詞臣講官日日可論事
一對之頃不足深咎當要其終耳某初欲因爭職事
決去而冷曹無事可爭偶進故事略言時弊謂小臣
能輕去就雖大事可論大臣能輕去就雖內降可執
引杜祁公以諷安晚語同列且請他空這裏坐做
杜祁公與某看聞之山如此自此每因故事必進忠規歷歷
及 草小吏荅詔安晚一夕三簡論止某不敢

苟徇以求容又言版曹當用儒臣不可專任能吏安
晚雖並不樂猶欲保全其去而某於裡後適有一疏
論山相荷聖上納聞外間聞其直前而不知其論何
事某人不納副封安晚始疑其二於已直前十月十三
也逐去閏十月廿七也蓋在列數月本末如此某每
至相第旅進旅退非更闌房半客也職在詞翰非預
其謀畫也本以片文隻字受知非有他繆巧結納也
只識元老未嘗交其子弟也某人自小司成遷左螭
某自大蓬遷右螭安晚之待某如此時賢之責某乃
如彼豈平心之論乎每某見諸人入未嘗發一言出

則妄云曾論事以熱瞞流俗而釣取虛譽心甚鄙
之山相之事是也舊疏藏之六年近聞其逝謾錄本
去執事察僕用心豈懷利而飾詐瞞人以釣譽者哉
某宦情世法已置膜外是身衰病會當變滅毀譽安
在恩怨奚有但使此一種人持論以一時之愛憎為
毀譽而不考察其人之平素則實有耿耿未能平者

荅鄉守潘宮教

某官立身有本末入朝無附麗鳴陽一疏沉着痛快
紙價為高請麾而去豈嚴憚黯耶抑欲詳試望之耶
或謂莆難治非也他置勿論如葉監叔嘉范卿仲治

至今為人所思皆發人也如聞田里之論咸謂是邦
不覩儒者之治久矣將於閣下乎觀政某雖耄荒敢
不躬率耆老子弟以奉條教豈但有門戶丘墓之托
而已某一生坐虛名負累所得毫芒而所喪丘山六
十再入已誤六十五三入又大誤幸皆不旋踵斥去
今距掛冠僅有一歲已卜首丘治家舍冥心待盡庶
幾全而歸之以從先大夫於九原爾空村寂寂忽聞
兒童有騎竹馬迎細侯者某衣裳倒顛久矣猶當扶
僊旅謁旌麾於道左臨風欣抃之至

荅鄉守趙寺丞

唐自天寶至德以後天下多事民生窮蹙觀察使但知督賦牧守但知剝下而元結陽城相斷典州結之言曰追乎且不忍况廼鞭朴之城之言曰撫是心勞催科政拙某聞閣下此來語邦人曰是公亦當今之元結陽城也孰下翹首企踵以觀下車第一義某老矣視世間一無可戀不自意飾巾待盡之際獲為負耒願耕之氓鷦鷯一技有所棲托引睇前茅云胡不喜舊書

荅鄉守楊編修

晨起軍將打門忽墜書函禮逾情過雖使段干木田

子方之流猶不敢當况若某之庸_下瑣_下者乎捧讀
百過茫然不知所以稱塞抑府公有問某安敢嘿無
一言一曰屬邑補納之害始緣郡家催科過嚴以最
高之數為定額屬邑計無所出使群吏各搜尋訟事
而施伯州犁之手焉不當筭而筭不當圈而圈不當
囚而囚十數年于此矣或問縣大夫曰何為是非曲
直之易位也則應曰不如此無以補納也其實鄉書
乎走弄產稅不用功於板簿而用功於補納此弊不
革萬物無所吐氣然湏府公視故府公攷舊事鐫去甚
高之類屬縣始不得以此籍口矣二曰民間私鬪之

害甫之民惇兵脆本無强悍邇來官府姑息小小爭

鬭不分曲直而惟黨衆之為畏安坐拱手養成跳踉

叫呼之驕一夫奮躍百夫持挺而趨不特尺籍伍符

然也田里之間駸駸有之矣不治私鬪此風不止法

禁結集豈無深意此二事若甚淺近然目前不可緩

者亦無出於此閣下其留意焉某猶記父老道故侯

之賢者林公景良也名

璩

葉公叔嘉也名

永

陳公魯

叟也名

汶

樓公場叔也名

昉

問其政事則曰不妄取

不妄費耳不動搖僧利耳不為勢家所使耳數君子
者無甚高之論而有無窮之思以閣下視數君子豈